

巴尔扎克短篇集

穆木天译

艾蕪主編
文學叢書之二
三戶圖書社

艾蕪主編文學叢書之二

巴爾扎克短篇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譯者 · 穆水天

發行 · 三民書局

印刷 · 三民書局

發行所 · 桂林中路一七號

初版 · 一九四二年二月

目錄

石榴園.....一

信使.....三九

創子手.....六〇

再會.....七四

不可知時傑作.....一四二

石 榴 園

星D.W.

石榴園是位處在瓦爾河右岸，吐爾橋下流約一英里地方的一個小的住宅。在那一帶，河水雖
 那一段地寬廣，有一些蒼翠的小島，散在其間，岸邊上是一片岩地，在那岩地上邊，坐落着好幾座磚房，
 房舍都是用白石頭砌成的，周圍環繞着一些葡萄園和果樹園，受了南來的陽光的照耀，世界上最繁
 華的果園，在那裏成熟着，被好幾個世代，很艱苦地堆積起來的，那塊岩地中的低窪處所，更映着太陽
 的光線，而幫助着，一種人爲的溫度，使最熱地帶的產物，在露天裏，都得以栽培起來。在那座山丘初
 劃開的，雖是不太深的溝壑之一，的裏邊，都帶着所有的星星散散的人家所屬的小村落，那裏的
 尖塔，從那裏，那積聚的地方，阿爾河，把那個長的山丘截斷了，一條肥沃的山谷中，注入到瓦爾
瓦爾河裏邊，落在那個岩地的中坡上，離那非常有百步之遠的，那個石榴園，就是在奧林匹各個風
 景秀麗的地方所過得到的，那些有二三百年的久的舊宅子之一，一道岩石的裂縫，使人得以利用燈

修了一條坡路，以一種緩坡通到了「勒爾」，「勒爾」是當地人對於它的把城瓦爾河本拘事近河求裏，而在河岸的斜坡便修了堤防，所加的名詞，從巴登到南部的國境，就是在「勒爾」止邊經通的。在邊坡道的高處，是一箇門，從門那裏起，一條小的石頭路，是修在兩座高台之間的，那兩座高台是防禦最嚴一類的東西，上邊有葡萄欄和柵欄，爲防阻土地崩壞而修的。兩座高台地的坡上，而被低處台地上的樹木，幾乎掩蓋住了的那條小徑，以一種急坡通到房子前邊，使人得以跳躍到盧瓦爾的河水而一步一步地登，河水的幅員是一點一點地加大起來的。這一條凹陷小徑的盡頭處，又是一座門，是噴霧式的，圓拱形的門，上邊施了一些單純的裝飾，然而，已經被一些野草和紫羅蘭花，常春藤蒼苔高草所覆蓋着。那些毀滅不了的草木，裝璜在各個高台的牆壁上，我們從石造的鐵窗中生用，隨着各個季節的更新，勾繪出一些新的花環來。

越過了那座鐵做的門，有一條小園子，坐落在最後那座高台的岩地上邊，那座高台的黑色古舊的欄杆，是鐵制着所有其他高台物，在那個小園子裏，呈在人們眼前的，是一片青草地，裝飾着幾棵鐵樹，以及好多好多的蔷薇和花卉，其次，對着正面的大門，在台地的那一端，是一座傍着圓形牆壁的本拉涼亭，涼亭的柱子被茉莉、冬、葡萄和仙人掌住了。在最後的這個園子裏，在一個被葡萄枝葉圍圍着的地方，有階上邊，建立着那座宅邸，而在那個台階上邊，還露着一個掩在岩石裏的，廣大約

地窖的門，那座房子，在平地上，是葡萄園和石榴園所圍繞着的，因之，那倒果樹園得了個的名稱。房子的正面，兩邊是用面大窗戶，中間是一面非常寬闊的門，而在那個同底層的階梯比較起來，真是高得驚人。屋頂上，開了三面頂樓窗戶。那有兩個山牆的屋頂，是蓋着板石的，房子的基本部分的牆壁，塗着黃色，門，底下的窗戶，和頂樓窗戶的百葉窗，是塗着綠色的。

一走進去，您可以看到一塊小小的階梯中段，從那裏起始着一條蜿蜒的樓梯，而樓梯的構造，是每一轉折，就要改變一番的。那用木頭造的，已經差不多是腐朽了，樓梯的欄杆，刻成螺旋形，由於長年的使用，已經成了茶褐色了。右方，是一間寬大的食堂，張着古香古色的圓板子，地上鋪的是夏陀·雷德地方出產的白磚。在左邊，是一間同樣大小的客廳，沒有壁爐板，而是鋪着綠色的曙光色花紙。那兩間房間，都沒有壁爐板，裝飾着胡桃木的，梁條中間的地方，是用髹着麻屑的白漆油漆起的。在二樓上，有兩間大房間，牆是石灰刷白了的，那裏的那幾個石頭壁爐，越不上樓底下那幾個彫刻得豐富。一切門窗，都是向南。北牆只有一座門，對着葡萄園，在樓梯後邊開着。靠着那所房子左邊，一間觀看最高的房舍，給他通過過太矮的，是一些在牆壁上刻着直立的或斜的，長長的壁道兒的石板。廚房，就是在這個茅棚子一般的房屋裏，從裏邊通到大房子內，然而，牠自己也有牠的那個在數段台階上邊的獨特的門戶，而在那個台階的下邊，有一口深井，井上邊安裝着一個磨村的汲水筒，包圍在杜松，水草

和高尚的建築的裏邊，那個近處的建築，證明出來，石榴國在元年，僅是一面葡萄收穫，葡萄王，被盧斯河互換的河床給隔斷開，向吐爾基，來到時，其為的收穫，或者某種的遊樂，他們一早就把他們的食品運來，除了收穫時之外，他們幾乎不在那裏過夜，可是英吉利人，如同大片的蜂蜜似地，設法到森林諸地方來了，而，因為把房子租給他們起見，是非常地需要把石榴園修補一番了，幸虧那一間新近的個體，是被栽植在葡萄田下邊凹凹裏，那能各提樹夾道的銅鑲埋，和種栽下了，能有兩阿爾細圖同種的那塊葡萄田，在比那所房子還高的處所修起來，而由於一個種的，可以舉正的斜坡，完全在戰艦潛艇，在那座房子，和那被葡萄的蜿蜒的蔓草，給罩得青青的山丘之間，僅有一個五尺寬的窄路，永遠是又潮又冷，可以說是充滿着繁茂的草木的一條淺溝，在落雨時，葡萄的肥料落在那條溝裏，就受使着被有欄杆的高台所支撐起來的，那幾個花園的土壤，肥沃起來了，專管扶植葡萄的那個園丁所住的房子，靠着左邊的山麓，屋頂上長着乾草，可以說是因為廚房成爲封稱的那塊田莊，被牆壁和樹籬所圍着，葡萄田長着各種各樣的果樹，總而言之，在那塊寶貴的地面上，連一咫尺土地都沒有糟蹋，都被耕種起來了，就是人們忽略掉着地上一塊窄狹的小地段的話，自然也會叫那裏長出來一棵無花蜜樹，或者一些野花，或者一些寄身在石頭裏邊的種子。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都不會遇到一個同時是那樣地純朴，那樣地雄大，那樣地富有着真實，

這和景物的住所。那個住所，在奧林諾州的中心，是一個小奧林諾。在那裏，那個地方所有的花卉，所有的果實，所有的美景，是應有盡有地表現出來了。那裏有各個國家的葡萄，各種的無花果，桃梨，以及在田野裏種的，同甘草一般甘美的甜瓜。西班牙的全雀，在意大利的夾竹桃，阿索爾羣島的茉莉花。盧瓦爾河就在懸崖底下，您可以從懸崖的任性的水流，有三十度阿斯羅之高的高台上，俯瞰着牠。您，您可以呼吸從海上新吹來，而在途中被變異的「勒衛」上那些花草給磨滅了的，那裏的陣陣微風。在一片藍野的天空下，經過一步，要變顏色和形狀的一塊遊雲，不管停留在哪一個地方，都要使被展開在您目前的，那些城人的風景的，各各細細，不斷地呈現出千變萬化來。從那裏，最初，眼睛掃到安迪阿斯以下的盧瓦爾河的左岸，吐爾市，牠的那些郊區，牠的那些工場，而列細村所聳立於其間的那塊肥沃原野。其次，就是推屋伍雷翅，到聖桑佛達為止。由於滿佈着愉快的葡萄園的那些岩地，勾畫成半圓形的河左岸的一部分。眼界，到了好些花園和府邸的藍野時的天邊，爾爾的丘嶺，才算到了終極了。最後，向西方望去，心靈以放逸在那條巨大的河流裏邊了。在那條河的廣漠的流域上，風幾乎不斷地吹着。時時刻刻有一些船隻，迎着被風吹漲了的白帆，在河上航行。一位王侯可以把石榴園作成自己的別莊，然而一個詩人則的確會將那園子作成自己的永久的住宅。兩位要人會認為那是最適宜的隱居所，而牠現在是吐爾的一個善良的布爾喬亞的住所了。牠對於一切的想

體力，對於最繁重的和最寒冷的超體力，以及對於最崇高的和最熱烈的超體力，都是要提出讚歌來。無論誰住在這裏，都不會感到一種寧靜的空氣，都不會不領悟到整個一種沒有野心，沒有焦慮，向平穩生活裏想存在於空氣中和波浪聲中，彷彿在講着話，她們是無畏的或者是愉悅的，金黃的或者烏暗的，在那裡在鮮美果中間，動都不動的葡萄田的莊園主人周圍，一切都在動着。一個英國人若是租住那所輕便的房屋半年，須出一千法郎，而且，要約定好，對於收穫物不得染指。如果他想要果實，他得加他的租金。如果葡萄酒令他讚許的話，他更須把租金再加一倍起來。石欄園帶着那條坡道，他那位凹居的小徑，他那三座高台，他那兩口圓形的葡萄田，他那些具有着如燭開花的新霞楓的園林，他那年久的台階，他那個波桶，他那些如聖潔的仙人草和那些各國的花木，究竟是能值得多少錢呢？請你不要過價錢呀！石欄園是永遠都不會賣出去的。一千六百九十年一度被人買去，她又如何一匹愛馬，被沙漠裏的阿拉伯人棄掉了似地，被人想販賣，而以四萬法郎的價錢棄棄了，那所田莊，以後就成爲一家的永久的財產了，那是那一家人所以自豪的東西，祖傳的寶貝，攔截全園石欄了。看見，不就是自己所有了麼？一位詩人曾經說過，從那裏，你可以看見奧林匹斯州的三條山谷，和如同銀細工一般，懸在天空中的，他那座大禮拜堂，這一類的種種財寶，最人們能够用代價開付的麼？在那裏，菩提樹下，影映着了您的健康，您是不是會開付那種代價呢？

好看的一對手。在她兩眼先是些鮮紅潤的，雪白的臉色上，長着一些深濃而生動的紅斑點，一些早熟的皺紋，把一個複雜的頭顱，給弄得憔悴了。就在前額上邊的是很美觀的蒼褐色的頭髮，要得很好，永遠編成兩圈圓圓的髮髻，和脂粉的頭髮一樣，跟她那副憂鬱的面孔，很相稱合。她那對烏黑的眼，便是一個深濃的黑圈，四陷進去的，充滿着熱烈的熱情的眼睛，發出一種虛偽的平靜來，而有時，若是她忘掉了她所硬作出來的那種表情，一些秘密的苦惱，就要波瀾驟出來了。她那前額加形的臉面，稍微有一點長，但是，或者，在先前，幸福和健康，使她有種種適當的勻稱的，一種假的笑，含隱着一種溫和的悲悽，而當地在她那蒼白的嘴唇上，浮動着，可是，當着永遠陪伴她的兩個小孩子，在戲弄着她，或者拿出一個滔滔不絕的無意思，然而對於母親，却是有某種意義的問題，來問她的時候，她的嘴就要活躍起來，而她的微笑，就要表露出母親心裏的無上的歡喜。她的步履是很慢，很高，她總很堅持地保有階梯樣的幾重，那種堅持是宣告着她有一種明顯的意圖，要不再在她的化妝上，去用心，是要把社會忘掉，而她的確更想被社會遺忘。她穿着件很長的黑衣服，被一條水紋紗的帶子紮扎起來，衣服上，代替着圍巾，是一條寬邊的白麻紗的三角披巾，披巾兩端，隨隨便便落在她的腰帶子裏邊。她是穿得很仔細的，那腰仔細裏面，她那種種高雅的習慣，她穿一雙灰色的絲襪子，腳跟灰色，把腳放在那四月的風中，她的帶子的色澤，給完成起來了。最後，她那種英國式的永遠一樣，帽子的色

色布料的，在上邊裝飾着一塊黑色的帷幔。她祇消像是一個非常微弱的，而且苦痛的人物。她的唯一的散步，就是從石榴園走到吐姆格在那裏當晚夕風平浪靜的時候，她帶着那兩個小孩子來呼吸盧瓦爾河上的新鮮空氣。讀實那爾同那波里海濱或日內瓦湖水的景色一樣宏大的風景中，夕陽所顯映出來的種種效果，她居留在石榴園的時候，她只到此來去過兩次。一次是去求當地中學校長給她的介紹兩位優良的拉丁文、數學和製圖的教員。其次就是同人家給她選定的那兩位教員商定他們的東修和小孩子們的學習時間。但每一個禮拜一次或兩本地，在晚上出現到橋頭上來，就是以達到那些日常地來那裏散步的，城里的幾乎全部的住民的注意了。然而，雖然地方鄉鎮的各種主要社會，由於閑散無事，由於不安的好奇心，作出了那種可以說是無邪的偵探行為來，但是沒有人能夠關於那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在社會中所佔的階級地位，以及她的財產和她的真正的身分，得到確實的情報。只有石榴園的所有主，曾經問着他的三五位朋友，告訴過那位素不相識的女人，簽訂租契時所用的名字，那毫無疑義是真的名字了。她叫做奧古斯塔·維勒卡森斯，卜朗敦伯爵夫人。卜朗敦那姓，一定就是她的丈夫的姓了。以後，這段故事，聽了的那種事件，是要確證出，那風韻的流瀾，是有真實性的。可是，那只是在園主人所往來的高人社會中，才成為周知的事情。因此，維勒卡森斯夫人，對於上述社會的人們，始終是一種神祕，而地允許他們從她所能猜測到的一切，就是一種高貴。

的天性，一些優美自然的，單純的態度，和一種具有着天使般的溫柔的語言。她那極深沉的孤獨，她那種憂鬱和她那極強烈地掩藏起來的，而且是半憔悴了的美貌，是非常地富有魅力而使好些人爲之神魂迷醉了。但是，他們的愛情是越法地真實，而就要越法地短少勇氣的，因爲，她是很有威嚴的，越去同她說話，都是 一件很難的事。總之，就是有一些大膽的人，向她寫了信的話，那些信件，也必定要連信封都沒有拆開就被焚掉了。丁維勒和維斯夫人，是把她所收到的一切，通通投到大火的，好像她想要滅一層極隱微的挂慮都沒有，而把她的奧林諾的居留時間渡過去。她來到維斯所，令人迷醉的隱居裏，目的還是完全投身於生活的幸福之中，得以進到石榴園門裏的那三位醫師，是以一種流傳微意的讚美，在講論着由那兩個小孩子和那個女人的親密而無有懸殊的契合所呈示出來的，那輕動人的畫面的。

那兩個小孩子是同樣地吸引起很多興趣的，而作母親的人們，看見了他們那種情形，是不能不羨慕的了。那兩個人都是很像維勒和維斯夫人的，其實在他們生身的母親，他們互相都具有着使幼年的美則有光彩的，那種透明的色澤，和那種鮮豔的彩色，那要純潔而溫潤的調劑，那些要長的聲音，那適酒的笑容，大膽，名字叫作路易·維斯，同具有着烏黑的前髮和一種充滿景致的目光，在他身上，一切都在表示着一種壯健的體質，同時，他那個寬而且高的，很合適地突出來的額頭，

也發露出來一種富有活力的性格。他的動作，是輕捷而靈活的，身材長得高高的，而絲毫沒有不自然的樣子。他對於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而對於自己所看見的一切，總是加以省察似的。又一個名字叫做西羅·迦斯同，幾乎是全禿頭的，雖然他頭髮中有幾縷已經發灰，成了他母親的頭髮的顏色。西羅則具有能使維勒平森斯夫人發生無限魅力的那種黃綠的身軀，綠潤的面容，和優美的精細。他素來便是多病的樣子。他那雙灰色的眼睛，投射出一種溫和的視線。他的顏色是蒼白的。在他身上，有一種女性。他的母親還給他保留着那個利維的小領飾，那些長長的捲髮，和那件裝飾着肋骨形和橄欖形的裝飾的小的上衣。那件衣服是給一個男孩添了一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優美，而表露出那種或者會使母親和孩子同樣感到歡慰的，十足女性裝束的喜悅。那種漂亮的服裝，同哥哥的那件單純的上衣，成爲對照。在哥哥的那件上衣上邊，反垂着那條同他的襯衫完全連在一起的領子。褲子，靴子和衣服的颜色，都是相似的。同客棧的相似一樣，宣佈出來他們是用個親兄弟。看見了路易對於這種所加的照顧，什麼人都不能不爲之感動的。大哥對二弟，在眼睛裏，有一種父親的樣子。而瑪麗雖然年幼無知，對於路易則懷着深濃的感激。那簡直就是剛朵爾從他們的嬰兒分離開了的。小的花兒，被同等的微風吹動着。被同樣的太陽光照耀着。一朵是白色鮮豔的，另一朵是一半枯慘了。他們的母親，一言一語，一道眼線，一下聲音，都足以使他們深深注意，使他們轉過頭來傾听着。朵莉爾

著一種吩咐，一種請求，一種勸告，而去服從的。約翰·韋斯夫人，永遠使他們了解到她的慈念，她的意志，那就如同在他們彼此之間，有一種共通的思想一樣。當他們在散步的時候，專心在跑和玩耍前，採取了一朵花，或者是在考察著一個昆虫的時候，她則拿出來一種無限的感激，感著他們，致使那最漠不關心，的行人，都要感覺到自已受了感動，停住去看那兩個小孩子和他們的微笑，而以一種友情的眷顧，向那位母親致敬的，了他們的衣服的一端，清潔他們的可愛的語言，他們的舉動的優美，他們的幸福的面容，反映著他們從小以來就受到細心的教育的，那種本能的，高貴，是誰不會加以讚美。那兩個孩子，還是從未哭過叫過的，他們的母親對於他們的慈念，他們的苦痛，像是一種電氣般的預覺，而不往地在加以預防，加以撫慰，她像是隔在他們的一層苦痛，過於體恤，而永却的刑罰。在那兩個孩子的身上，一切都是成為他們的母親所要讀實的東西，而像是一個同一的生活似的，他們三個人的生活的那幅畫面，使人在心靈上生出一些朦朧的，可憐愛的夢想，就是我們夢想著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裏，所要求到來的，那種幸福的形相，雲三兩非常諧和的人物的內面生活，是同人們聽見他們所懷抱了那種極點，念很相一致，那是一種很適於教育小孩子的，規正而單純的，井井有序的生活。那兩個小孩子，天亮後過一個鐘頭，就要起床，最初背誦了一段短的話，那是他們從小的習慣，是眞心的話語，是七年之間，在母親床上所重複說過，而在兩次接吻之間，開始和終結的。其次對於身體

的健康，心靈的純潔，是非常必要的，而可以說，是給出來幸福意識的，那些形貌上的，種種細微的注意，兩位弟兄的難堪，不丁實了，所以，他們對於修飾，同一個漂亮的女人，對於化妝，一般小心仔細，他們是擁有靈魂，絲毫都不遺漏的，他們都是懂事的母親，加給他們一種責難的，就是那種責難，是非常地柔和，就是在早餐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同他們談論着，偶爾地面他們說：「我的親愛的天使呀，你們是從什麼地方，把指甲弄得這麼深黑呢？」他們都是很怕的，兩個人於是走下，到了花園里，在朝露和涼氣中，搖擺着夜間的種種印象，一縷縷的，婦女們在收拾那間日常聚會室直到他們的母親，爲止，他們在那裏，他們的功課，但是，他們時時刻刻地在操縱着他們的母親的覺醒的，雖然他們不到一個一定的時間，不得進到她的臥室裏頭。那種早晨的不意的侵入，永遠地是違反着最初的條約而作出來的，而對於他們，和對於維勒牟斯夫人，永遠是一種說不出的甜美的場面。瑪麗跳上床，用他的胳膊抱住了他所深愛的母親，而同時，整片睡在床頭上，捉住了他的母親的手。於是，就是一些如同愛人對於被愛的女人那樣的不安的詢問了，接着，就是天使般的笑，一些同時又熱烈又純潔的憂慮，一些雄辯的沉默，一些片言隻字的詰詰，一些由於親吻被打斷了而又繼續下去的，很少完結，永遠不被傾聽着的幼稚的事。

「你們都好好地用了麼？」母親問，但是她那種聲音，是又溫和又親切，是總把這階梯作不離

去反正是要把一種眼淚汪汪的願望，投給給自以為滿足的人的。她知道，她那兩個小孩子，是被要便聽取她的教訓，而聽着着的他們則是知道，他們的母親，只是爲他們而活着的，是拿出來愛情的，着慈，在生活上，領導着他們的，把她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話，都給了他們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這既不是利己主義，也不是理性，而或者就是在最初的純真狀態中的感情，使那些小孩子們聽得了，到底他們是否感到專的照顧的對象，是否人家在很歡喜地疼愛着他們，你們好好地愛他們好嗎，那些個說是正直，就是正義的，可愛的小人兒，那麼就要非常地感激的了。他們是非常相信人的，他們對夢想的，是具有非常優美的纖細心思的，是要我最溫柔的話語去說的，他們是非常相信人的，他們對於你們是完全地相信的。因此之故，或者，沒有讓的母親就沒有煩的，因爲他們在現在所感到的是，是永遠同他們所曾經感到的慈愛，同他們所曾經受到的那些最初的照顧，同他們所曾經感到的那些最初的話語，同他們曾在身邊尋求了生命和愛情的，那些最初的目光，相依孿着。一切於是都成爲事實，或者，一切都是操過了。上帝把小孩子們放到母親的懷里，爲的使母親理解到他們要長久地待在那里的。然而，我們是常常遇到到一些很殘酷地被誤解了的母親，一些不斷地被挫傷的，溫柔而崇高的，的，那種國的，人，給與的忘恩負義，是證明了建立關於感情的絕對原理，是如前地困難了。在那位母親的心里，和她那兩個小孩子的心里，要把他們互相聯繫起來的，形成千成萬的。